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 第三十六回 阻進身兄遭弟譖 破奸謀婦棄夫逃

我從前在南京接過一回家鄉的電報，在上海接過一回南京的電報，都是傳來可驚之信，所以我聽見了「電報」兩個字，便先要吃驚。此刻聽說南京有了電報，便把我一肚子笑，都嚇回去了。匆匆向玉生告辭。玉生道：「你有了正事，不敢強留。不知可還來不來？」我道：「翻看了電報，沒有甚麼要緊事，我便還來；如果有事，就不來了。客齊了請先坐，不要等。」說罷，匆匆出來，叫了車子回去。入門，只見德泉、子安陪侶笙坐著。我忙問：「甚麼電報？可曾翻出來？」德泉道：「哪裡是有甚麼電報。我知道你不願意赴他的席，正要設法請你回來，恰好蔡先生來看你，我便撒了個謊，叫人請你。」我聽了，這才放心。蔡侶笙便過來道謝。我謙遜了幾句，又對德泉道：「我從前接過兩回電報，都是些惡消息，所以聽了『電報』兩個字，便嚇的魂不附體。」德泉笑道：「這回總算是個虛驚。然而不這樣說，怕他們不肯放你走。」我道：「還虧得這一嚇，把我笑都嚇退了。不然，我進了一肚子笑，又不敢笑出來，倘使沒有這一嚇，我的肚子只怕要迸破了呢。」侶笙道：「有甚麼事這樣好笑？」我方把方才聽得那一番高論，述了出來。侶笙道：「這班人可以算得無恥之尤了！要叫我聽了，怒還來不及呢，有甚麼可笑！」我道：「他平空把李商隱的玉溪生送給杜牧，又把牧之的樊川加到老杜頭上，又把少陵、杜甫派做了兩個人，還說是父子，如何不好笑。況且唐朝顏清臣又寫起宋朝蘇子瞻的文章來，還不要笑死人麼。」侶笙笑道：「這個又有所本的。我曾經見過一幅《史湘雲醉眠芍藥裯圖》，那題識上，就打橫寫了這九個字，下面的小字是『曾見仇十洲有此粉本，偶背臨之』。明朝人能畫清朝小說的故事，難道唐朝人不能寫宋朝人的文章麼。」子安道：「你們讀書人的記性真了不得，怎麼把古人的姓名、來歷、朝代，都記得清清楚楚的？」我道：「這個又算甚麼呢。」侶笙道：「索性做生意不曉得，倒也罷了，也沒甚可恥。譬如此刻叫我做生意，估行情，我也是一竅不通的，人家可不能說我甚麼。我原是讀書出身，不曾學過生意，這不懂是我分內的事。偏是他們那一班人，胡說亂道的，鬧了個斯文掃地，聽了也令人可惱。」

我又問起秋菊的事。侶笙道：「已和內人說定，擇人遣嫁了。可笑那王大嫂，引了個阿七媽來，百般的哭求，求我不要告他。我對他說，並不告他。他一定不信，求之不已，好不容易才打發走了。我本來收了攤就要來拜謝，因為白天沒有工夫，卻被他纏繞的耽擱到此刻。」

我道：「我們豁去虛文，且談談正事。那阿七媽是我嚇唬他的，也不必談他。不知閣下到了上海幾年，一向辦些甚麼事？這個測字攤，每天能混多少錢？」侶笙道：「說來話長。我到上海有了十多年了。同治末年，這裡的道臺姓馬、是敝同鄉；從前是個舉人，在京城裡就館，窮的了不得，先父那時候在京當部書，和他認得，很照應他。那時我還年紀輕，也在京裡同他相識，事以父執之禮；他對了先父，卻又執子姪之禮。人是十分和氣的。日子久了，京官的俸薄，也照應不來許多。先母也很器重他，常時拿了銀釧之類，典當了周濟他。後來先父母都去世了，我便奉了靈柩回去。服滿之後，僥倖補了個廩。聽見他放了上海道，我仗著從前那點交情，要出來謀個館地。誰知上了二三十次衙門，一回也不曾見著。在上海住的窮了，不能回去。我想這位馬道臺，不像這等無情的，何以這樣拒絕我。後來仔細一打聽，才知道是我舍弟先見了他，在他跟前，痛痛的說了我些壞話。因他最恨的是吃鴉片煙，舍弟便頭一件說我吃上了煙癮。以後的壞話，也不知他怎麼說的。因此他惱了。我又見不著他，無從分辯，只得歎口氣罷了。後來另外自己謀事，就了幾回小館地，都不過僅可糊口。舍眷便尋到上海來，更加了一層累。這幾年失了館地，更鬧的不得了。因看見敝同鄉，多有在虹口一帶設蒙館的，到了無聊之時，也想效顰一二，所以去年就設了個館。誰知那些學生，全憑引薦的。我一則不懂這個竅，二來也怕求人，因此只教得三個學生，所得的束脩，還不夠房租，到了今年，就不敢幹了。然而又不能坐吃，只得擺個攤子來胡混，哪裡能混出幾個錢呢。」我聽了這話，暗想原來是個仕宦書香人家，怪不得他的夫人那樣明理。因問道：「你令弟此刻怎樣了呢？」侶笙道：「他是個小班子的候補，那時候馬道臺和貨捐局說了，委了他瀏河釐局的差使。不多兩年，他便改捐了個鹽運判，到兩淮候補，近來聽說可望補缺了。」我道：「那測字斷事，可有點道理的麼？」侶笙道：「有甚麼道理，不過胡說亂道，騙人罷了。我從來不肯騙人，不過此時到了日暮途窮的時候，不得已而為之。好在測一個字，只要人家四個錢，還算取不傷廉；倘使有一個小小館地，我也決不幹這個的了。」我道：「是胡說亂道的，何以今日測那個『捌』字，又這樣靈呢？」

侶笙笑道：「這不過偶然說著罷了。況且測字本是窺測、測度的意思，俗人卻誤了個拆字，取出一個字來，拆得七零八落，想起也好笑。還有一個測字的老笑話，說是：有人失了一顆珍珠，去測字，取了個『酉』字，這個測字的斷不出來。旁邊一個朋友笑道：『據我看這個『酉』字，那顆珠子是被雞吃了。你回去殺了雞，在雞肚裡尋罷。』那失珠的果然殺了家裡幾個雞，在雞肚子裡，把珠子尋出來了。歡喜得了不得，買了采物去謝測字的，測字的也歡喜，便找了那天在旁邊的朋友，要拜他做先生，說是他測的字靈。過兩天，一個鄉下人失了一把鋤頭，來測字，也取了個『酉』字。測字的猝然說道：『這一把鋤頭一定是雞吃了。』鄉人驚道：『雞怎的會吃下鋤頭去？』測字的道：『這是我先生說過，不會錯吃。你只回去把所養的雞殺了，包你在雞肚裡找出鋤頭來。』鄉人那裡肯信，測字的便帶了他去見先生說明緣故。先生道：『這把鋤頭在門裡面。你家裡有甚麼常關著不開的門麼？』鄉人道：『有了門，哪裡有常關著的呢。只有田邊看更的草房，那兩扇門是關的時候多。』先生道：『你便往那裡去找。』鄉人依言，果然在看更草房裡找著了。又一天，鐵店裡失了鐵錘，去測字，也拈了個『酉』字。測字的道：『是雞吃了。』鐵匠怒道：『憑你牛也吃不下一個鐵錘去，莫說是雞！』測字的道：『你家裡有常關著的門，在那門裡找去，包你找著。』鐵匠又怒道：『我店裡的排門，是天亮就開，卸下來倚在街上的。我又不曾倒了店，哪裡有常關著的門！』測字的道：『這是我先生說的，無有不靈，別的我不知道。』鐵匠不依，又同去見先生，說明緣故。先生道：『起先那失珠的，因為十二生肖之中，酉生肖雞，那珠子又是一樣小而圓的東西，所以說是雞吃了。後來那把鋤頭，因為『酉』字像掩上的兩扇門，所以那麼斷；今天這個鐵錘，他鐵匠店裡終日敞著門的，哪裡有常關的門呢？這個『酉』字，豎看像鐵砧，橫看像風箱，你只往那兩處去找罷。』果然是在鐵砧底下找著了。這可雖是笑話，也可見得是測字不是拆字。」我道：「測字可有來歷？」侶笙道：「說到來歷，可又是拆字不是測字了。曾見《玉堂雜記》內載一條云：謝石善拆字，有士人戲以『乃』字為問。石曰：『及字不成，君終身不及第。』有人遇於途，告以婦不能產，書『日』字於地。石曰：『明出地上，得男矣。』又《夷堅志》載：『謝石拆字，名聞京師。』這個就是拆字的來歷。」我道：「我曾見過一部書，專講占卜的，我忘了書名了。內中分開門類，如六壬課、文王課之類，也有測字的一門。」侶笙道：「這都是後人附會的，還托名邵康節先生的遺法。可笑一代名人，千古之後，負了這個冤枉。」

我暗想這位先生甚是淵博，連《玉堂雜記》那種冷書都看了，想要試他一試，又自顧年紀比他輕得多，怎好冒昧。因想起玉生的圖來，便對他說道：「有個朋友托我題一個圖，我明日又要到蘇州去了，無暇及此，敢煩閣下代作一兩首詩，不知可肯見教？」侶笙道：「不知是個甚麼圖？」我便取出圖來給他看。他一看見題簽，便道：「圖名先劣了。我常在報紙上，見有題這個圖的詩，可總不曾見過一句好的。」我道：「我也不曾細看裡面的詩，也覺得這個圖名不大妥當。」侶笙道：「把這個詩字去了，改一個甚麼吟嘯圖，還好些。」我道：「便是。字面都是很雅的，卻是他們安放得不妥當，便攪壞了。」侶笙翻開圖來看了兩頁，仍舊掩了，放下道：「這種東西，同他題些甚麼！題了污了自己筆墨；寫了名字上去，更是污了自己名姓。只索回了他，說不會作詩罷了。見委代作，本不敢推辭，但是題到這上頭去的，我不敢作。倘有別樣事見委，再當效勞。」我暗想這個人自視甚高，看來文字總也好的，便不相強。再坐了一會，侶笙辭去。

德泉道：「此刻已經十點多鐘了，你快去寫了信，待我送到船上去，帶給繼之。」我道：「還來得及麼？」德泉道：「來得及之至！並且托船上的事情，最好是這個時候。倘使去早了，船上帳房還沒有人呢。」我便趕忙寫了信，又附了一封家信，封好了交

給德泉。德泉便叫人拿了小火輪船及如意，自己帶著去了。

子安道：「方才那個蔡侶笙，有點古怪脾氣。他已經窮到擺測字攤，還要說甚麼污了筆墨，污了姓名，不肯題上去。難道題圖不比測字乾淨麼？」我道：「莫怪他。我今日親見了那一班名士，實在令人看不起。大約此人的脾氣也過於梗直，所以才潦倒到這步地位。他的那位夫人，更是明理慈愛。這樣的人我很愛敬他，回去見了繼之，打算要代他謀一個館地。」子安道：「這種人只怕有了館地也不得長呢。」我道：「何以見得？」子安道：「他窮到這種地位，還要看人不起；得了館地，更不知怎樣看不起人了。」我道：「這個不然。那一班人本來不是東西，就是我也看他們不起。不過我聽了他們的胡說要笑，他聽了要恨，脾氣兩樣點罷了。」說著，我又想起他們的說話，不覺狂笑了一頓。一會，德泉回來了，便議定了明日一准到蘇州。大家安歇，一宿無話。

次日早起，德泉叫人到船行裡僱船。這裡收拾行李。忽然方伏廬走來，約今夜吃酒，我告訴他要動身的話，他便去了。忽然王端甫又走來說道：「有一樁極新鮮的新聞。」我忙問甚麼事。端甫道：「昨日你走了之後，景翼還在樓上哭個不了，哭了許久，才不聽見消息。到得晚上八點來鐘，他忽然走下來，找他的老婆和女兒。說是他哭的倦了，不覺睡去，此時醒來，卻不見老婆，所以下來找他。看見沒有，他便仍上樓去。不一會，哭喪著臉下來，說是幾件銀首飾、綢衣服都不見了，可見得是老婆帶了那五歲的女兒逃走了。」我笑道：「活應該的！他把弟婦拐賣了，還要栽他一個逃走的名字，此刻他的妻子真個逃走了也罷了。」端甫道：「他的妻子來路本不甚清楚，又不曾聽見他娶妻，就有了這個人。有人說他是個鹹水妹，還有人說他那女孩子也是帶來的。」我一想道：「不錯。我前年在杭州見他時，他還說不曾娶妻。算他說過就娶，這三年的工夫，那裡能養成個五歲孩子呢。」端甫道：「他也是前年十月間到上海的。鴻甫把他們安頓好了，才帶了少妾到天津去，不料就接二連三的死人，此刻竟鬧的家散人亡了。景翼從昨夜到此刻還沒有睡，今天早起又不想出去尋找，不知打甚麼主意。」我道：「來路不正的，他自然見勢頭不妙，就先奉身以退了。他也明知尋亦無益，所以不去尋了，這倒是他的見識。」端甫見我們行色匆匆，也不久坐，就去了。我同德泉兩個，叫人挑了行李，回到船上，解維向蘇州而去。

一路上曉行夜泊，在水面行走，倒覺得風涼，不比得在上海那重樓迭角裡面，熱起來沒處透氣。兩天到了蘇州，找個客棧歇下。先把客棧住址，發個電報到南京去，因為怕繼之有信沒處寄之故。歇息已定，我便和德泉在熱鬧市上走了兩遍。我道：「我們初到此地，人生路不熟，必要找作一個人做嚮導才好。」德泉道：「我也這麼想。我有一個朋友，叫做江雪漁，住在桃花塢，只是問路不便。今天晚了，明日起早些乘著早涼去。」我道：「怕問路，我有個好法子。不然我也不知這個法子，因為有一回在南京走迷了路，認不得回去，虧得是騎著馬，得那馬夫引了回去。後來我就買了一張南京地圖，天天沒事便對他看，看得爛熟，走起路來，就不會迷了。我們何不也買一張蘇州地圖看看。就容易找得多了。」德泉道：「你騎了馬走，怎麼也會迷路？難道馬夫也不認得麼？」我便把那回在南京看見「張大仙有求必應」的條子，一路尋去的話，說了一遍。德泉便到書坊店裡要買蘇州圖，卻問了兩家都沒有。

到了次日，只得先從棧裡問起，一路問到桃花塢，果然會著了江雪漁。只見他家四壁都釘著許多畫片，桌子上堆著許多扇面，也有畫成的，也有未畫成的。原來這江雪漁是一位畫師，生得眉清目秀，年紀不過二十多歲。當下彼此相見，我同他通過姓名。雪漁便問：「幾時到的？可曾到觀前逛過？」原來蘇州的玄妙觀算是城裡的名勝，凡到蘇州之人都要去逛，蘇州人見了外來的人，也必問去逛過沒有。當下德泉便回說昨日才到，還沒去過。雪漁道：「如此我們同去吃茶罷。」說罷，相約同行。我也久聞玄妙觀是個名勝，樂得去逛一逛。誰知到得觀前，大失所望，真是百聞不如一見。

正是：徒有虛名傳齒頰，何來勝地足遨遊。未知逛過玄妙觀之後，又有何事，且待下回再記。